

苗得雨 著



文谈诗话

山东人民出版社

文 谈 诗 话

(增订本)

苗 得 雨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济南

文谈诗话

(增订本)

苗得雨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9.5印张 182千字

1961年12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2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1—17,800

书号 10099·892 定价 0.75 元

前 记

二十年前，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文谈诗话》，书中收了我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间发表在报刊上的四十余篇文艺杂谈、随感文章。这本小书，在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不应有的指责和批判。我曾经不解，小书中那些文章错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是个文学作者，写的理论文章，往往较多地联系创作实际，讲些实在的情理。凡写文章，总有个侧重点，总不能面面俱到。而批判者就有意找“漏洞”，无限上纲。对文中没提到的地方，就强加上有意忽视或诚心反对。

随着林彪、“四人帮”的垮台，我们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得到纠正与清理，这些使人不解的事情，自然也就清楚了。一九七九年的深春，党组织作决定为我这本小书平了反。平反消息登了报，刊物也发了重新评论的文章。我心中十分感激。一次的愉快抵过了十几年的酸苦。

本来曾发誓不再搞这方面的业余写作，却不知不觉又写起来，仍是“文谈”或“诗话”之类。我很感谢许多同行战友和一些报刊单位的鼓励与支持。现在，在出版社同志的帮助下，我将过去和近年写的这类文章重新编成集子，算是老

本的增订本。目录仍基本上按写作与发表时间次序排列。请热心的同行战友及喜爱这类文章的读者批评指正。

笔 者

1981.2.

目 录

上 辑

诗歌源流·····	3
散文·散文诗·散文化·····	5
关于韵·····	6
熟悉一下邻居·····	8
取长补短·····	10
艺术中的生活·····	12
写书者要读书·····	14
没有必要的详细·····	16
从《木兰辞》谈起·····	18
在景物背后·····	20
写诗难不难·····	23
让武松打虎·····	25
作家的肚腹·····	28
谈写人物·····	29
风格和形式·····	31
民歌和谚语·····	33

关于发挥·····	35
主题和题材·····	37
关于“老一套”·····	39
从画眼睛说起·····	41
诗歌语言的简短·····	43
谈文艺工作者的爱好·····	45
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	47
读谚语，谈写作·····	49
根深才能叶茂·····	51
“兴来笔力千斤重”·····	53
四“炼”·····	54
写诗与改诗·····	55
“解剖麻雀”及其他·····	57
关于创作与工作的矛盾·····	61
作家的眼睛·····	63
作家的身分·····	65
作品不能从作品中来·····	68
要“靠”上领导人物和模范人物·····	71
表现人物性格方法之多样·····	74
生活与公式·····	77
什么是民间歌谣·····	81
传统民歌与新民歌·····	91
歌谣的创作和流传·····	99
歌谣的搜集与介绍·····	111

下 辑

花·····	119
老作者与新作者·····	122
“民间艺术源，提炼显神迹”·····	125
“倾向”要“自然流露”·····	131
作者的精心安排·····	132
从“明白文章糊涂诗”说到诗与科学·····	133
可以略去“好象”·····	135
诗中景物·····	136
可以“磨尽”·····	137
象一座海，又有多大？·····	138
从实到虚的两种“补”·····	140
《打夯歌》中的以物比人·····	142
正是轻松才更有力·····	143
长短、大小·····	144
要细心地观察生活·····	145
要学识渊博，而不要显示·····	147
不要硬把作品拉长·····	148
短篇小说应当短·····	155
作品感人之处·····	160
“会看的看门道”·····	162
话多了不甜·····	166
画的虾比买的虾贵·····	167

有感于杜甫行迹·····	168
以小说要求诗，不如去读小说·····	170
一斤黄豆哪能榨一斤油·····	171
值得提倡的“多才多艺”·····	173
关于发展新诗的问题·····	178
“不直说”一解·····	187
深水有肥鱼·····	189
当你看到泰山，发现了什么？·····	190
文学作品中的高山·····	192
不要太“直”·····	193
诗歌要“歌”·····	196
一定要认真向民歌学习·····	199
不求貌似·····	202
笑，能否一定使人笑？·····	205
异哉生活·····	208
“蹲”“跑”“飞”·····	212
“巧妇”与“米”·····	220
抽象的“教材”，具体的“钟”·····	225
好房子离不开好砖石·····	226
风格及其他·····	229
望大地生物所想·····	238
应有几套语言·····	237
学点谚语·····	241
不离开艺术特点谈艺术·····	244

少壮应是努力时·····	249
锄去花四周的草·····	252
能改，使劲改·····	255
麦喜胎里肥·····	258
注意生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260
生活底子要厚·····	263
为什么写人们看不懂的诗·····	265
随感小记·····	269
枝繁叶茂，利于结果·····	274
关于外来影响·····	277
民歌中值得学习的一些艺术特点·····	281
再谈写书者要读书·····	286

上 辑

(1959—1961)

诗 歌 源 流

在人类历史上，诗、歌、舞曾经是一种东西。当文字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这种“三合一”的艺术就已经产生了。人们在劳动的空隙里，唱着，跳着，模仿着劳动的姿态、呼声和工具磨擦的音响等，表一下心情，道一点愿望。后来，形式在发展，在变化，艺术表现生活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了，渐渐诗、歌、舞由“一家”分裂成多家。声音部分成了音乐，动作部分成了舞蹈，歌词部分便是诗。象《诗经》，就曾经是可以歌唱也可以舞蹈的。

曾有一个时期，关于诗的形式问题的争论，有些是由于对诗的源流没弄清楚而引起的。比如：有的说，诗是唱的；有的说，诗是朗诵的；有的说，诗是看的。这各种说法，都是各有各的事实根据的。

其实，正因为诗过去是和音乐、舞蹈在一起的，音乐和舞蹈的某些特点，至今便仍留存在诗的身上。甚至那些自认为在写“真正的诗”的人，也自觉不自觉地在他的诗里带出这些特点来，比如注意段落的节奏感，反复咏唱方法的运用等。

但也正因为诗、歌、舞已经分家了，各自也就已经有了

一些互不相干的东西了。比如并不注重韵律的散文诗，和音乐的距离就相当远。有些诗是能谱曲的，象说唱诗、歌谣诗。但散文诗，就很难谱曲。这是因为散文诗，是诗的新品种，它的历史较短，和音乐的关系不象歌谣之类那样密切。

如果抓住一些新的情况而否定一些原有的特点，就是抹煞传统，虚无主义，脱离群众；相反地，如果看不到一些新的情况，也是比较狭隘的，是否认了事物的发展的。

1959，春。

散文·散文诗·散文化

散文，狭义地说，是文学形式的一种，其写法，介乎特写和政论之间，有情感抒发，有形象描绘，有事件叙述，有时还画龙点睛似地发点议论，是短篇抒情文与记事文。广义地说，似乎所有无韵的文学形式都叫散文，象小说、特写、散文（狭义的）、散记、杂感、通讯等。和此相对立的，似乎把诗、快板、鼓词、快书等都叫作韵文。

散文诗，是诗歌的一种形式。其写法比较随意，句子有长有短，韵脚有时有，有时没有，段、节也没有严格的规定。看来，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诗。但诗毕竟是诗，无论用的什么手法，都必须具有诗的基本特点。如果没有激情，没有联想，没有想象，没有简练而意味深长的语言……，散文诗，就成了散文化。散文化，是诗歌创作中的一种不好的倾向。

我们反对诗歌创作中的散文化倾向。

1959，春。

关 于 韵

韵的问题，过去曾经有过争论。有的说“无韵就好”，有的说“有韵就好”。这两种说法都是比较片面的。但是否“各打五十大板”呢？不一定。该“打”不该“打”，还得看看他是在什么地方说的，是从积极意义出发的，还是从消极意义出发的。

诗，自从与歌、舞“分家”以后，能唱，能吟咏，便不是唯一特点了。在今天的诗歌中，有能唱的，能吟咏的，能朗诵的，能读的多种。其中，凡是能歌唱的或能吟咏的诗，韵的作用一般都较大，有时就因为一句两句无韵，而使整个诗的意思受损，给读者带来不快。但也有一些诗，如散文诗，因为它比较注重表达意思，读者读时，精力主要集中在体味和思考上，所以这种诗，只要能引起读者深思，唤起美感，入耳不入耳、上口不上口的问题，似乎是比较次要的。

韵在许多种艺术形式中，如律诗、绝句、歌谣、快书、快板、鼓词、歌剧，以至民谚、俗语、谜语等，都一直是不可缺少的。可以说，它是某些艺术形式——尤其那些和广大群众关系较密切的艺术形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你如果提出“打倒韵”的口号，对群众，对艺术本身，

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在这些艺术形式中，韵为什么存在这么长久呢？绝非无缘无故。它是作品内容表现所需要的。它可以使作品中的形象更鲜明，情绪更奔放，语言更有声有色。至于韵运用得好坏，这要看作者生活丰富不丰富，也要看作者创作下功夫不下功夫。生活空虚的人，他既然念念无词，那么还提什么韵不韵！写作发懒的人，他既然怕累坏了手脖子，自然更害怕费脑筋。

试试看，一种写法：

“周瑜不服诸葛亮，
摆下战场动刀枪。”（王老九）

另一种写法：

“周瑜是不服诸葛亮的，
便摆下战场打起仗来。”

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写信给《新诗歌》编者说：“诗歌虽有看的和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是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

1959，春。